

梁
啓
超
小
傳

邵鏡人

梁啓超，廣東新會人，字卓如，號任公，生於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。哀時客、少年中國之少年、中國之新民、飲冰室主人、滄江，皆其撰文之別號也。

任公六歲時，四書，五經，俱讀熟，八九歲學爲文，能日綴千言。稍長，網鑑易知錄，史記、漢書、古文辭類纂、唐詩亦皆成誦，十二歲成秀才，十七歲中光緒辛卯科舉人。主考尙書李端



梁啓超在戊戌政變時所攝的照片

葵見其文，奇之，乃以妹許嫁。

逾年赴京應會試，以解經用新奇語，見擯。

歸經上海，購讀瀛環志，始略知五大洲事。是年交陳千秋通甫，通甫語之曰：「吾聞南海康先生書變法，不報放歸，吾等盍往請益？」既見，南海則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，於訓詁詞章之學，一一斥其非學。自晨入見，及暮始退，冷水澆背，當頭一棒，至是盡失其故壘，惘惘然歸，明日再請謁，南海乃詔以陸王心性之學，並及史學，西學之梗概，於是決然盡棄昔時所學而從學焉。

上書論變法，奉旨總大學堂譯書局事，遂爲維新運動之中心人物矣。

戊戌變起，得日人保護東渡日本，自此以文章論天下事。酣放自恣，縱橫軼蕩，俚語外國語法、韻語、排比語、及佛耶家語，信手拈來，皆所不忌，爲文體一大解放。其爲文，善於晰理，遣詞造意，毫無艱難之態，且筆端富情感，饒有誘惑力，能使讀者尋繹不倦。而所主辦之「新民叢報」，銷路每至十萬份以上，以改造中國民族爲新鮮活潑之民族，號召於國人，讀者競喜之，且仿其文體，稱之爲「新民體」。

甲午，南海「公車上書」益致力於變法

維新，任公從之奔走，開強學會，譯西籍，風靡一時。既而至上海，創辦時務報，著變法通議，主張廢科舉，興學校，亦時時闢發民權之說，祇略引其緒耳。未幾，受湖南時務學堂聘，主講席，其論學則自荀卿以下，漢、唐、宋、明、清諸學者，掎擊無完膚，久之，爲守舊派葉德輝等所反對，而總督張之洞亦著「勸學篇」，折衷新舊，不盡採其說。於是，任公寢假不安於位，再入京師，

三

任公三十以後，漫遊美洲，歸返日本，著「新大陸遊記」，欲從國民性格上根本改造，以爲政治改造之前趨，且奮其流暢明達之筆，盡量介紹歐西各國之立法、司法、行政制度、及哲學、文學、經濟學、培根、笛卡兒、孟德斯鳩、盧梭，各家之學說，無所不包，亦無所不詳。故清民間，國人之於東西各國之學術，能得其一鱗者，固有賴於嚴幾道，馬建忠，林琴南之繙釋，而任公潛移默化之力，普及於學術界，其尤著者也。

四

清代學術，卓然成一潮流者，曰「考據學」，由考證學術生之「新文學」運動，任公實躬與其役。華路藍縷，開荒披荆，凡於一種學術，一經動手，則必布極大之格局，探本尋源，徹頭徹尾，以作通盤之打算。雖然，彼嘗自評曰：「……啓超務廣而荒，每一學，稍涉其樊，便加論列，故其所述者，都模糊籠統之談，甚者純然錯誤，及其自發現，而自謀矯正，則已前後矛盾矣。平心論之，以二十年前思想，閉塞萎靡，非用此種鹵莽疏濶手段，不能烈山澤以闢新局，就此點論梁啓超，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，……」其透關苛刻如此，無俟他人之置喙矣。

續梁胡適之嘗言：「梁先生的文章，明白曉暢之中，帶着濃厚的熱情，使讀的人，不能不跟着他走，有時候，我們跟他走到一點上，還想望前走，他倒打住了，或是換了方向走了。……」故任公之學術與思想，無時不在「變」與求進之中。「男兒志兮天下事，但有進兮不有止。」此彼之新句，亦善變之註解，固爲其所短，亦即其所長也。

五

任公亡命日本，以文章救世，又有大同學校，亦其宣傳之機關。是時，孫中山先生同客東土，所謂「四大寇」之陳少白，與任公夙極相契，頗欲拉攏孫梁合作，以救中國。且以任公言論思想，與革命主義，又極相接近，而孫先生更敬愛其才學，惟南海先生聞而大憤，至以蹈海自殺相

脅迫，任公素重情感，師門恩深，未便忽而置之，不予理會。而孫梁合作，遂成泡影。否則，以任公犀利之筆，闡揚三民主義，則三民主義之成功，豈止如是而已哉？

六

辛亥建國，袁世凱繼國父孫中山先生爲總統，任公歸國，著「國性論」，及「中華民國憲法草案」等。時鳳凰熊希齡奉命組閣，挽任公爲司法總長，辭不就，世凱，希齡再三固迫而後就焉，未久即掛冠而去。民四，帝制運動發生，任公聞而嘆曰：「天下重器，可靜而不可動，豈可以反覆嘗試，導政局入於徬徨歧路，則是先自壞其立脚之基礎。」於是，著「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」。世凱聞而懼，遣使餽十萬金，欲問執其口，謝不受。卒以密計脫其弟子蔡鍔於羈，使之赴雲南起義。

同時，亦自微服行，間關數千里而抵南寧，勸廣西將軍陸榮廷舉兵以應雲南。而廣東將軍龍濟光方受世凱封王，欲引兵西嚮，以攻榮廷，蔡鍔困於瀘州，無力應援，任公計無所出，始遣其弟子湯覺頓往說濟光，詎爲所殺，不得已，乃隻身入廣州。欲撫濟光而柔之，濟光聞其至，大驚，立召集軍事會議，伴爲歡迎，實欲藉諸會議而殺之，任公則亢聲演講，由世界大勢論及中國，歸納至世凱必敗，與會者咸嘆服，遂決定反帝制，而護共和，因此之故，護國軍無後顧之憂，卒至世凱暴殂，民國復生，將謂由任公冒萬死從羊城虎穴奪得出來者，亦非過譽。

七

袁世凱死，黎元洪就任總統，任公原欲踐其津門送別蔡鍔「行矣勉旃，事幸而捷，吾黨母以寵利居成功，敗則以死殉之」之諾言，然則，「樹欲靜而風來」，張勳復辟事起，民國又亡矣。任公狼狽逃天津，說段祺瑞曰：「今日之事，非公莫屬。」遂爲定大計。段氏馬廠誓師，再造共和，亦即任公護國之役後政治上之第二次成功也。被迫任財政總長，顧時途紛亂，無所設施，徒發財政之計劃書而已。自此去職，結束政治生活，而從事學術上之發展。

民七遊歐洲，欲以人道，正義，申訴於世界，以期不合理國際關係，根本改造，以奠定世界永久和平之基礎。惟一年間，無可實現，歸後著「歐遊心影錄」。雖然，因此次之遊，益瞭然於西洋致富致強之道，而中國學術，以研究人類現世生活之理法爲中心，對於人生哲學及政治哲學之解答，往往有獨到之處，爲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。於是，竭其心力，研究各種學術，著書在二百萬言以上。並擬創設「國學院」，編審國學叢書一百種。編輯近代歐美日本各國之學術，編裝百科總辭書，重整佛藏，續輯四庫全書，校理經史諸子百家，其「中國文化史」，已着手編著，規模宏大，前所未有，惜均未完成，而天妬其才，賈志以終，此中國學術上無可彌補之巨大損失，抑亦中華民族之不幸也。

八

任公與南海意見違異，至「復辟」及「孔教

「問題，而後益甚。惟南海病歿，親撰祭文而悼之曰：『……先生以為理想可懸鵠於極高，而推行必取次於條貫，春秋之所以致太平，其作始乃在於據亂。若芻狗羣生以自為功，其心術先自不可道。況嘯聚羣民以邀功名，其去到治之道，抑更遠甚。故恍然以破壞之不可以嘗試，而常思別用心力以消弭禍變。……復辟之後，世多以此為師詬病，即我小子，亦不敢曲從而漫應。雖然，丈夫立身，各有本末，師之所以自處，豈曰不得其正？報先帝之知於地下，則於吾君之子，以行吾義，栖燕不以人去辭巢，貞松不以歲寒改性，寧犯天下之大不韙，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，此師之所以大過人，抑亦人紀之所悠託命。……」

「由前節之說，任公固早懸知馬克斯之徒，終必芻狗羣生，以邀功名。由後節之說，純為復辟辯護，辯護之文，誠不易作，由難言之中，曲筆暢論，洒落自如，此作南海之定評，是誠經天地，互萬古之文章，非任公不能致此。」

九

任公才氣充沛，風流自賞，宜乎亦有韻事。己亥客檀香山，邂逅僑女何蕙珍女士，美而擅英文詞令，因挽之為譯事，紅袖添香，青燈鬪韻，久之，示求婚意，女士知使君有婦，以文明人類，不應重婚，且稍有智識，有廉恥者，孰肯為人之妾。任公知其志不可奪，乃為無題詩以解嘲云

：「人天去住兩無期，啼缺年華每自疑。多少壯懷都未了，又添遺恨到蛾眉。自愧茫茫虎穴身，忍將多難累紅裙，君看十萬頭顱價，遍地鉏魔欲噬人。一夫一妻世界會，我與劉陽實創之，尊重公權割私愛，先將身作後人師。含情慷慨別嬋娟，江上芙蓉各自憐，別有法門彌缺憾，杜陵兄妹亦因緣。」

民國十二年，任公講席由北平移南京，講授「先秦政治思想史」筆者時方稚年，親承教誨，竊以為榮。而一年講畢，重返北平，遂以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九日病歿於北平協和醫院，年五十有七。筆者今以簡短之文，記其學術、文章、政事、勳業，誠不得其萬一，而錯誤又在所難免，故不勝慚愧而惶恐者也。

臺灣省青菓運銷合作社聯合社

理事主席 周芳杞

總經理 吳振瑞

監事主席 周金華

社址：臺北市新生北路二段七號
電話：五 七 一 八 一 一 五

義聯企業有限公司

創業榮譽出品

文藝巨片

綿羊山

主演 向君·丁 強